

重回历史的现场

□ 朱海燕

在动荡异彩的历史时空里,一些事情、一些人物总为当代提供着无尽的“财富”。对文化的积淀与储备而言,我们不应该忽略了那些取之不尽的“富矿”。

《中国铁道建筑报》创刊71年多来,它从不同角度再现着时代景观和社会底色,将历史尘埃中的一些重量细节打捞出来,也是知情者应有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10年,我曾在《中国铁道建筑报》工作,自然经历了与报纸相关的被遮蔽和掩藏的故事。作为离开这张报纸10年的老报人,我以为自己有责任重返历史现场,让那些尘封的故事爆发出它应有的光彩。

先说丁关根同志与本报的故事。那是1999年9月初,中国记协通知,在军事博物馆举办全国性报展,以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铁道建筑报》接到通知后,报社的同志紧锣密鼓,夜以继日地筹备参展工作,对创刊51年的报纸作了漫长的回顾,精心选择出从护路军、铁道纵队、铁道兵以及改组后的中国铁建那些历史性报道的重大新闻事件,让这些版面带有历史与当代的气息,展现出一个兵种和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宏观叙事的最佳效果。我们设想,一定要在特定的展板空间中,展示中国铁建历史文化的底蕴,以一个荡气回肠的新闻故事营造出中国铁建特有的创业精神与品格。

报展在9月30日上午9点开幕。《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展板在军博一楼西侧大厅的北面。9点刚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在众多领导的陪同下步入大厅。他身后的几位老同志,除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和中国记协原主席邵华泽外,其他几位我不认识。而在丁关根同志前面引路的,则是《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锡添同志,他报道邓小平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家喻户晓,享誉全国。看来,让丁关根等领导同志先看《深圳特区报》的报展内容,是有关部门特意安排好的。

我一看丁关根同志径直走向《深圳特区报》展区,便急忙高喊:“丁部长,铁道兵报在这边,铁路的报纸在这边!”

丁关根同志听到喊声后,舍西向北,直接走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展区前,其他领导同事也跟着走了过来。丁关根同志曾任铁道部部长,在1986年原铁道部实行“大包干”时,我两次对他进行过专题采访,文章发表在《瞭望》杂志的海外版上。因有过两次接触,他认识我。他说:“你现在在这张报纸工作啊。”接着,他向我一一介绍身后的老同志:“这位是吴冷西同志,这位是穆青同志,这是邵华泽同志。”

而向丁关根汇报本报情况的,不是我,而是穆青同志。他

向丁关根汇报了《铁军报》《人民铁军》《铁道兵》报再到《中国铁道建筑报》演变的历史。他对丁关根说:“杨连第这个英雄人物就是这张报纸率先报道出来的。”

丁关根边点头边认真听着穆青同志的介绍。他说,对铁道兵这支部队我是了解的,解放战争时期,仗打到哪里,他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创造了打不断、炸不烂钢铁运输线的奇迹。难能可贵的是,这张报纸的几代报人,在“深入生活”观念的引导下,积极开展了“深入生活”的实践,他们不是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空喊口号,而是长年累月地走到士兵中,走到工人中,走到最艰苦的地方采访新闻,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与战争、与群众、与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已经和劳动者打成了一片,成为艰苦创业的新闻人。他们从艰苦的生活中汲取了新闻的源泉,又以自己作品的传播影响了受众,实现了作为报人的价值。

我请丁关根同志为本报题词。他说,题词我就不写了,书法家在我身后。他指了指身后的邵华泽同志,“他是记协主席,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为报社题词是他分内的事,我签个名留念可以吧。”于是,他在签名簿上写下“丁关根”三个字。

再说贺敬之与本报的故事。贺敬之是当代著名诗人,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写下了《回延安》《雷锋之歌》《放声歌唱》等一大批享誉中国大地的优秀诗歌,他是作家中的高官,又是高官中的作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因为写作问题,我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救。

一次,我和报社文艺部主任梅梓祥讨论一个问题:怎样为中国铁建培养一批有作为有潜力的文学写作者。中国铁建,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个建筑企业,但就其它的活动空间来说,它具有中国空间和世界地理的占有性。工程拓展到哪里,中国铁建的写手们就可以跟进到哪里,海北天南、国内国外,任其驰骋、任其挥笔,其优势远大于某省某市的作家。对于中国铁建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创造的重心可以放在宏伟的工程上,亦可以安放在中国的大地上和世界的山水间,创业与地理的独特优势,是文学创作的底色。这个企业的写手们,完全可以凭借这一优势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但是,我们的劣势在于文学的园地过于逼仄。从《中国铁道建筑报》创刊的几十年来,文学发稿平台,只有一个《万水千山》副刊,发稿量非常有限,几千字优秀作品,因版面所限很难发表出来。

为破文学平台瓶颈,我和梅梓祥商量,创办《大路文学》副刊。之所以取“大路文学”之名,意在与中国铁道建筑报所

承办的“大路画展”“大路摄影”等系列文化平台相承接,形成中国铁建这一企业有别于他人的系列化的独特文化与特色文化平台。《大路文学》一旦创刊,企业的文学爱好者们,便可以尽情地至纯至美的,极致地构建精湛的文学家园,可以将醇厚的历史、浓郁的文化、旖旎的风光,以及企业博大的气魄、独特的个性和作者的内心世界,融合一起而呈现出来,可豪放地挥写天旷、地之大,山之雄、水之清。中国铁建的写手们,可以以昂扬的姿态,去勾勒出一个文学的多维世界,就像推开一扇门一样,很快地捕捉到阳光和大自然的声响。

创办《大路文学》的意向确定之后,我们慎重考虑谁来题写刊名的问题。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贺敬之先生,因为在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及丁玲、艾青之后,有哪位作家比贺敬之先生更具有影响力呢?他是这个时代的高峰,他的影响力具有历史的穿透性。我将让其题写“大路文学”刊名的想法,在电话中向贺老作了汇报,他愉快地答应了。

那年的腊月二十七晚上,报社的同志正在为迎接春节聚餐。这时,贺敬之先生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一趟。到他家后,贺老拿出三张题写好的“大路文学”送给我,说:“三张你都拿去,你看哪张合适就用哪张,如果觉得不理想,我再写。”

他接着谈怎么办好“大路文学”,他说,文学工作者就是要到大路上去。光走大路是不行的,还要修大路,脚印留在大路上,汗水淌在大路上,眼睛观察在大路上,心思在大路上。只要睁着眼睛,用心想着大路,就会见识很多,就会明白很多,就会结识很多朋友,而这些朋友就会成为你笔下有血有肉的人物。

贺老又说,深入大路,首先是能够为大路文学写作者提供丰富的材料,以此来实现大路与文学的统一,劳动与创作的接轨;其次,深入大路,能够为文学爱好者熟悉了解人物提供了条件,文学即人学,“人”是表现和书写的中心,要表现他们,了解和熟悉他们是第一位的;第三,深入大路,能够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向劳动者学习的契机。这种学习包括了劳动者的思考、品格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第四,深入大路,还可以帮助文学爱好者提高艺术技巧。和劳动者生活在一起,才能学习到他们口头上活着的语言,要使自己的作品为读者所接受,必须学会运用他们的语言,而这些则必须深入到大路中间为前提条件的。

而今,贺敬之先生为本报题写的《大路文学》副刊,已伴随着中国铁建的文学爱好者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它以旺盛的艺术青春活力正向远方走去,我们祝贺它以更大的强度和力度奏响时代的英雄交响乐,诞生出更多的佳篇绝唱。

亲情似海

父亲

□ 曹国赞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68岁生日了。弹指一挥间,父亲已近古稀之年,前些年,我们兄妹四人一再央求他别干农活了,而他仍然独自在乡下劳作不辍,所幸身板还算硬朗,胃口也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我们倍感欣慰。

年轻时,由于家里穷,父亲没有上过几天学,就跟着爷爷学干农活了。小时候,我们家里以种烟为生,从采烟、编烟到烤烟、理烟,他和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忙活,一年的收入勉强够家里糊口。尽管如此,父亲无条件地支持我们读书。他自己虽大字不识几个,却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对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而言,要实现“鲤鱼跃‘农’门”,大抵只有读书一条“华山道”可走。等到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叙永一中,妹妹也在念初中,我们在县城念书的开销明显增多了。仅仅靠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刨生计”不现实了。于是,他除了种自家的地,又承包了外出务工人家的地。虽然家庭的担子愈发沉重了,但他任劳任怨,干劲十足,每天起早贪黑,从不倦怠。

哥哥和我相继承上大学后,为了筹措每年高昂的学杂费,已不过不惑之年的父亲不得已到千里之外的成都当起了搬运工。搬运工是个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天刚蒙蒙亮,他就要起床,赶着时间给老板们卸货、装车。有时候赶上饭点,不吃也得把客人的货装好。平均每天干下来,也能挣上150多块钱,除去生活费、住宿费,勉强能维持一家子人的生计。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相约去他工作的荷花池市场看望他。我们远远地望见父亲佝偻着背,一件件地将大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累得满头大汗。见此情形,我的鼻子一酸,泪花在眼睛里不停地打转。

随着我们兄妹四人相继毕业,家里的境况渐渐好了起来。前两年,父亲听说用红茶果果榨油的经济效益很可观,于是就积极响应村里号召,在自家地里种起了红茶。空闲时间,他每隔三五天地帮着邻居们干些杂活,虽然没有酬劳,他却乐在其中。

去年清明节,我回了一趟家。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不禁感叹时光催人。不知何时,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庞上刻满了岁月的皱褶,牙齿也少了几颗,但总算身体没什么大碍。临走时,我叮嘱他注意身体,别熬夜操劳。

如今,我背井离乡,远在深圳工作,思念父亲了,就打个电话,或者视频聊天,虽然也只是嘘寒问暖,总也好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了。

“忙忙碌碌苦中求,人到老年渐无忧。”这是父亲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父亲生日来临之际,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万事顺意。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

感悟瞬间

工地情语暖初冬

□ 石荣荣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不知不觉已是初冬,不知是气温骤降,还是“冬”骨子里的肃杀,总觉得落寞悲凉。层林尽染,枝头晓寒,连一片落叶,一阵寒风,也会无端引得离人寂寥起来。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异乡路过的落叶乔木,几片火红色镶边的金黄叶子,挂在干枯的枝梢,在风里略僵硬地摆动,欲语还休。像工程人的心思,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工地上大多是理工科的铮铮汉子,尤其和钢筋混凝土待久了,又常与烈日风沙为伴,人也难免变得粗犷。不像文人墨客,见寒风起、初雪飞,皆是情语。工程人的儿女情长,常常隐藏在寂静时的心里、热闹时的酒里。

工程人,其实没有多少时间感怀。十一月,还是施工的好季节,所谓轻寒正是可人天。没有夏雨、尚未进冬寒,不用担心基坑被淹、混凝土冻裂,只需一心保质量、抓工期、守安全、出效益,正是最忙、最充实、最爽快的日子。

工程人的心思,朴素、单纯。偶尔细细地泛起来,多半是家乡的人儿和妈妈做的菜。因为妈妈总是善于利用当季最鲜美的蔬果,一季一季混在对儿女多年的养育中,足以让人怀念半生。而那人儿,是铮铮汉子在外时最柔软的相思和最虔诚的功力。

同是天涯未归客,有人靠风鸟花月抒发相思,而工程人却有别样的寄托。天高云阔之后,旅途中、山野里,尽现蜿蜒的高速公路、威严的隧道、错落的桥梁,更见明澈、挺拔,远远地观望或随车辆穿梭其间,似乎天涯只在咫尺。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水墨青河

董龙摄



大路歌台

冬日感怀

□ 韩展展

天地藏元空,万物知候冬。
遥思秋色尽,踏雪唤梅踪。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天气转凉

北方的树都在入冬
南国的树却在怀念夏天
晨起的露珠坠断了蛛网
绿叶却迟迟不肯变黄

多愁善感的梅雨

潮湿了陈年的旧书
夹着的那片书签
写着不知天高地厚的过往

乡愁

□ 张淑彬

远处迷路的云

盘旋在墨色的半山腰
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散发淡淡惆怅

阳光在窗台上悄悄游走

他在似幻变成长故乡
可是啊
为什么会常常想起
离别时村头那沉默的老白杨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三公司

岁月如歌

青丝暮雪 初心不改

□ 杨荣其

口述

牛奋香

整理

11月的甘肃,已是寒风凛冽,项目上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年轻的技术员在现场紧张忙碌地工作着,每当看到这些敢于拼搏、积极进取的年轻人,就像看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我叫杨荣其,1963年生于四川内江。1981年,18岁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穿上军装,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我先后参与了青藏铁路、神朔铁路、武广高铁等工程建设,现在是中铁十七局二公司平天高速公路9标项目的一名电工。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追忆当兵时的岁月,追忆脱下军装的那一刻,追忆穿上工装的这些年。每当回想起自己走南闯北、夙兴夜寐修筑的一项项工程,依旧激情满怀。有人说,你不过是一个电工,不过当过几天兵,还总是生活在深山老林、荒无人烟的地方,有啥可追忆的?

我想说,平凡的人因有理想信念而伟大,有理想信念的人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时间或许改变了我们的样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永远也改变不了从军岁月带给我的精神力量。初入伍时,经过三个月新兵集训后,我坐着破旧的“闷罐”车,伴随着火车与铁轨“哐啷、哐啷”的撞击声来到青海茶卡,加入了青藏铁路建设大军。到达茶卡后,由于海拔高,高原反应随之而来,我额头上的血管开始剧烈暴跳,我开始头痛、呕吐。怎么办?连长给我们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克服。

“曾有人说,只要昆仑山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我不信,你们信吗?”连长在动员大会上新兵发问。“不信。”只有个别几个新兵低声答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军人就得有骨气、有信心建成青藏铁路,你们有吗?”“有!有!”在老兵们的带领下,新兵们的激情被点燃。那一天,“有!有……”的高喊声飘在青藏高原上,“誓死打通青藏铁路”的坚定信念和身为一名军人的荣誉感从此烙在了我的心里。那时候,轨道调整全部靠人工用道尺和起

道机调整找平。当时的我,正是一名轨道工。高原的冬天极度寒冷,我骑在冰冷的钢轨上用道尺调整着一根根钢轨,手上和脸上冻裂的口子被干活时流出的汗水浸的生疼。夜晚,还只能睡在冰冷的帐篷里,实在冷极了的时候,我们就10多个人挤在一起互相抱团取暖。

那时候难吗?难。但如果问,这些年军旅生涯,最难的是什么?是风餐露宿、背井离乡?是高寒缺氧、流血流汗?我说:都不是。于我而言,最难最难的是脱下军装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因为这身军装早已融进我的血液。至今我想起脱下军装的那一刻,偶尔还会流泪。几年军旅生涯,在艰苦条件的磨砺中,让我褪去了青春的稚嫩,领悟到了影响我一生的铁道兵精神。

换下军装,穿上工装的我,成为一名汽车维修工,因为当时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岗多责”,因此,我除了日常修理外,要驾驶车辆进行物资运输,还负责装车和卸车。虽然忙,但每天干劲很足,总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在一次施工中,我碰见了“硬茬子”。有一辆第二天一早要去城里运输物资的车,前一天晚上车检时,发现它无论如何都打不着了。为了不影晌施工,我一个人打开发动机盖,在漆黑的夜里装了卸、卸了装,天很冷,我也很困,但是想想在青藏高原上的时光,我就浑身都是力气。最后,一直折腾到清晨,车终于修好了,我心里也是满满的成就感。2007年,根据工作需要,我转行做了一名

电工。隔行如隔山。一开始,我以为电工不就是接接线,装装灯吗?但是当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不仅仅是一门极难上手,而且随时可能搭上生命的技术活。我在学习电工理论知识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际操作中,在经过多少次的检修、失败,再学习再实践中,我慢慢地积累了经验,现在可以说是一名合格的电工了。

2017年,我来到平天高速公路项目,当地电力局要求项目更换变压器,为了给项目节约成本,我提出从收尾项目调配“二手”变压器的意见,最后在项目领导的积极协调和公司的支持下,项目从几个收尾项目调配旧变压器10余台。在我的精心维护下,10余台变压器性能良好,运行正常,为项目降低了采购成本。那一刻,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感。

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回顾40多年的岁月,得益于曾身是一名铁道兵,我身上永远充满一种力量,让我在奋斗路上始终能苦中作乐、甘之如飴,让我总能以企为家、以企为荣。

“杨叔,您是一名‘老铁’,身上自然流淌着‘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精神,我们没当过兵,怎么才能快速融入角色,传承好铁道兵精神?”今年,一名新员工这样问我,我回答他:“铁道兵精神跟您曾经是并不是一名铁道兵没关系,它是由热爱产生的一种追求、一种信念,也是一种力量,能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工地写真

雪舞制梁场

□ 丁清友

一片、两片……雪花悄悄落在钢筋工吴新发的帽子上、衣领上,他仰起脸,瞬间感受到浸入肌肤的寒凉,一声欢呼:“喂,落雪了!”

11月9日,突如其来的飞雪,给中铁十五局四公司张扁高速公路制梁场施工带来些许烦恼,也给全神贯注绑扎钢筋的工人带来几多惊喜。大伙挺起腰,搓搓手,跺跺脚,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只见一片片洁白的雪花,随风飘舞,像鹅毛、似柳絮,晶莹剔透,婀娜多姿。

“咱们再加把劲,就可以把第三片箱梁钢筋绑扎任务完成,混凝土班就可以顺利实施浇筑作业了。”钢筋班长胡红伟,吐着团团白雾鼓励六名作业工人。此刻,时针指向15时,温度计显示零下3度,一阵寒风吹过,雪花飘舞的更欢了。

“老谢,注意调节蒸养棚内温度和湿度,湿度要保持在15度,湿度要达到60%以上,才能保证箱梁养护质量。”梁场经理肖宏,手持对讲机,发出工作指令。老谢,名叫谢明波,是梁场用电“总管”。这两天位于祁连山下的制梁场气温不断走低,而梁场内的用电量却成倍增加,各种机电设备满负荷运行,他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各路电线畅通。

在锅炉房内,一名锅炉工正在往炉膛内添煤,每一块煤块,迅速转换成热气被源源不断输送到砂子、石子、水泥、外加剂各个料棚内,确保各类材料温度达到拌和标准。一台台输送机,穿上厚厚的保暖棉衣,运行、滚动、出料,看似笨重了许多,作业时的灵活劲却丝毫不减。

“为保障低温下箱梁正常生产,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冬季生产方案。项目部投资一百多万元,增加保温被、供暖锅炉,仅蒸汽养护棚就购买了16套,还有其他成套的保温机具。”项目经理康庄扳着指头介绍梁场增加的保温设施,他指着正在浇筑箱梁的工人说:“这些员工十分给力,你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如果雪一时停不下来,我们就间隔1小时再换一班人员接着干。”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康庄眉宇间凝结起一个“川”字。

身兼支部书记段冠亚介绍道,张掖地区一年有效施工时间只有7个月,明年底全线通车,目前还有320片箱梁没有生产,时间紧、任务重,项目部召开了冬季施工动员大会,员工们干劲很足,争取年前完成160片箱梁生产任务。

一阵刺骨寒风,带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吹动钢筋加工棚,发出哐哐哐、哐哐哐的鸣叫声。“各点安全防护员,加强巡视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安全总监王曙光,手持对讲机,又一次发出指令。

雪花依然飘舞,积雪无声增厚。18时许,第三片箱梁架放浇筑。放眼祁连山下广袤的原野,没有呈现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寂寥。拌和机的轰鸣声,龙门吊运行摩擦声,捣固棒低沉的鸣叫声……在这座制梁场内,正上演着雄浑豪放的交响乐四重奏。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